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卷十目錄

郲郣
吳徵君
西傾因桓是來
八蠟
毆國號
金銀銅輕重
煬東昏
萬壽圖記

王大令進書訣表
望溪文阮亭詩
珠撘瑠
書用外國銀兩事
烹魚雅趣
蒙求
五鬼
倭文端公
尙書疏證中論狀元

相如四壁
明堂
記田督事
明遂王取外舍兒事
西藏

蕉軒隨錄卷十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郕邿

左傳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注郕邽邑名太平御覽皇親十二云郕邽一曰郕邦之寶圭太子父在而自安于夫鍾國人以爲不順故郕伯卒而更立君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按杜預春秋釋例郕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載于郕杜祐通典唐制雷澤縣屬濮州古郕伯國邽字他書不多

見漢書地理志注秦武公伐邽戎置當在馮翊隴西間所謂上邽下邽與郕地殊遠仍以杜注邽邑名爲是蓋太子自安於夫鍾竊邑而來邽必在夫鍾左近也若以邽爲寶圭文義不能聯貫矣

吳徵君

歙吳澹泉徵君定爲諸生久困場屋受學桐城劉海峰學博得文章宗派平生法守程朱尤邃於易周易集註一書用力四十年貫穿理數爲唐宋以來所罕見著有紫石泉山房等集鮑雙五侍郎爲之刊刻詩宗子美繼

乃刻意漢魏六朝五言諸體之工置之古人集中幾不可辨侍郎所刊者惟五言三體詩如干首此外各體未嘗見稱錄其古意十首其一云峩峩城南山其下路逶迤春風方浩蕩桃花忽已萎人生氣所化盛衰日推移寢興不自覺時至方知之登高覽中原雲霞絢華姿祥飈蕩樓臺羅纓縱橫飛身世非膠漆旦暮不可知王侯與編氓奄忽皆等夷及今崇令德沒世揚光輝其二云娟娟樓上女灼灼池中藻清風從何來芬芳相有餘峩冠者誰子下馬立中衢對之喜還歎咄咄撚髭鬚私憐

咫尺間無由通素書苟合非所宜欲進還趦趄美人默
無聲上馬獨躊躇其三云高樓廣百尺思婦居中央漠
漠不聞語歌聲連華堂纖指逐高徽隨風自低昂曲半
忽嗚咽節促不能長雲中有靈鳥人稱為鸞皇十年無
儔侶羽翮將摧傷終焉守故巢日夕遥相望此情奚由
巳因風發中腸其四云賤者忽以貴富者有時貧登高
何所見江上水沄沄長安佳麗地豪貴馳雕輪頭上玳
瑁簪腰佩雙璵璠勢位一朝失鵷衣不復溫黃鵠東南
來中道遇浮雲褰同草澤間偃臥輒經旬美人方娛樂

何由達殷勤其五云原野直復斜山川相倚伏翺翔未
終朝楊柳黃以綠蓬萊有仙人金銀爲樓屋招我從之
遊授以長生籙盛衰互遷代天地有不足吾生會有歸
明德爲禔福其六云改弦不成音冶容非絕姿多謝世
間人吾其從此辭願將青青柏贈汝長相思有客爲予
言君言毋乃乖芬芳盈路隅自古誰致之願君執高節
惠我以無私念此不能寐雞鳴來海沂其七云結髮行
事君垂老傷乖離攜手立長衢依依復纍纍倉卒難爲
言羲陽忽已移出門非故鄉微軀安可知親戚隔層雲

饑渴當告誰保君千金軀歡會未有期願將霜下蘭長
托瓊樹枝其八云疏星不成列中夜起彷徨俛仰無所
爲但見沙禽翔我行踰千里歲月未可量水中無萍實
何以充饑腸登高望舊林六翮不得長思爲金與石歡
愛長不忘其九云翩翩梁上燕秋風旋北歸棲棲遠遊
子來去不自知盛年難久留芳草亦已萎有親親相憐
無親私自悲浮雲忽飄颺爲我東南飛其十云世路多
艱險出門始懷憂層雲蔽大陸黃河滔滔流中有沉溺
人哀鳴如有求浮生易位置對此增綢繆太息含之去

訪我舊林邱濳身以立命天地艮悠悠又律詩如之金陵云年荒爲客若親老別家難送姚姬傳比部歸桐城云野濶風驅霧秋深月帶霜泊金山云金銀浮夜氣江海接秋聲過新嶺云日隨衆峯隱人與亂雲寒余忠宣墓云綱常支一代骨肉痛全家春感云蘼蕪江上綠楊柳隴頭黃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西傾因桓是來

閻百詩尙書疏證云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康成書注曲爲之說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

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能羆狐貍織皮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明袁良貴仁尚書蔡註考誤亦引葉氏說并云西傾必係西戎之國因下導山有西傾故以爲山然西傾之山自在雍州于梁無與且梁在帝都之西豈有貢道乃從雍州之山而來者乎況各州貢道皆以浮字起若割西傾何屬上而以浮于潛起則九州一律矣梁玉繩瞥記謂傾字是戎字之訛仍有改經之疑當以袁說爲正

人螭

漢崔琦外戚箴云初為天子後為人螭言商紂暴虐無道卒以亡國也按螭與魑通左傳昭公九年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註山神獸形

改國號

著述家掇羅宏富而于眼前經籍往往漫不省記梁曜北管記云遼自太宗始建國號聖宗統和元年忽去之稱大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復稱遼號歷代以來未見有改國號者余嘗舉以問友猝不能答余曰子未讀盤

庚遷于殷平友乃撫掌

金銀銅輕重

金立方一寸重十六兩八錢銀立方一寸重九兩銅立方一寸重七兩五錢

煬　東昏

陳後主入隋後仁壽四年十一月卒諡之曰煬而楊廣後陳主十三年爲宇文化及所弑亦諡曰煬金海陵王大定二年亦諡曰煬蕭衍入建康追廢蕭寶卷爲東昏侯金海陵降前帝熙宗爲東昏王可稱同類魏帝紀邪亦諡煬

萬壽圖記

康熙三十二年癸巳我
聖祖仁皇帝六旬萬壽內直諸臣纂錄
萬壽盛典一百二十卷分列六門其五曰慶祝有圖有
記以及名山祝釐諸臣朝貢之儀罔不備載書中圖二
卷稾本為宋駿業所創後王原祁等重加修潤茲錄臨
川李穆堂先生紱撰
萬壽圖記以徵巷舞衢歌之盛焉記曰圖以臣民北面
仰瞻摹繪而成故始
神武門而竟於
暢春園記以

御蹕所經次第先後而作則始暢春園而竟於神武門義各有取爾也由暢春園花洞迤東過雙閘至宮門前直南五色錦繒大綵牆一坐結萬壽無疆四字左右大綵坊各一過小東門東偏有寺曰清梵諸皇子於內建

萬壽經壇演劇綵臺一旛竿二寺外結大綵坊一有聯曰普天共效三多祝大地齊呼萬歲聲左右綵坊一坊外鼓亭各一先是有乾清宮太監等亦如清梵寺建慶祝經壇寺前結綵坊坊外夾道爲綵廊各八楹中懸

百老圖南頭仍蔽以横坊既　諸王經壇建乃撤所設於西廠今圖兼仍其舊也由清梵寺前徑南稍折而東曰太平莊爲直隸九府臣民慶祝界道旁有通州進魚回民百餘民陳魚於道左稍前過街大綵坊一進坊左右鼓亭一又前路左演劇綵臺一臺前有淮揚徐沿河耆民及河兵千餘人建黃幛綵坊上書

聖駕臨視河工指示方畧小民豐衣足食感戴

天恩等語前列

萬壽亭左右旂仗宫燈黃繖中陳進

上冠服及土宜食物又前路右有漕運旂丁數百人慶
祝陳設與淮揚耆民同又前夾路綵廊左有耕圖右爲
織圖用絹爲田夫紅女按農桑事次第各錄
御製詩一篇凡四十楹又前路左竹式演劇臺一木質
而竹理又前折而南爲葡萄長亭以綠綵爲葡萄橫蔭
數畝中設
御座旁翼以百蝶小軒外周以花籬前有小橋過橋稍
折而東路右連像歌臺一歌始北方以童子結束歌甘
凉西音和以絃索過臺爲小關帝廟有饍房諸臣慶祝

經壇廟前爲龍棚棚前有綵坊曰壽齊天地坊左右爲鼓亭循鼓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鸞翔鳳翥右曰日升月恒前立表棚一旛竿五出日升月恒坊路右演劇綵臺一稍前路左有庵曰興隆有算法人員慶祝經壇庵前燈坊一坊有聯曰百生逢此日萬壽願齊天坊左右燈樓各一直坊路右表棚一旛竿三又前爲節節高歌臺節節高以童子結束聳立人肩從高歌舞頗類連像尤加恢詭云又前連像歌臺一路左雕木演劇臺一前接杏花林周遭花闌六十丈內十番平臺一顏曰

清音長草亭一曰酒市方草亭一曰松峯六角亭一曰
團瓢又前路右有包衣昂邦慶祝龍棚前建綵坊又前
路右有廟曰皇莊關帝廟廟旁爲松亭又前松牆百餘
丈路左蟲山重臺一座高四丈五尺周二十一丈下演
劇上節節高歌臺前爲牡丹闌闌下爲荷池池底以板
爲之淸波瀠洄錦鱗翔泳臺後石山矗起林木蔚然皆
繪繡結撰者又前爲直隸臣民接
駕處路左有坊曰多士嵩呼路右有坊曰老人華祝又
前爲

萬壽寶閣閣三層高五丈五尺絕鉅麗閣前有綵坊曰
日華雲爛坊左右爲綵屏屏下綵獅六各高丈二尺直
坊路右大綵牆一座結
天子萬年四字牆左表棚一又前有包衣人慶祝龍棚
棚外旛竿二左右鼓亭前立綵坊坊曰萬年有道坊下
有綵橋過橋旛竿四又前路右演劇綵臺一鼓亭二又
前夾道綵坊二右坊曰萬國咸寧自太平莊至此夾道
燈牆綵廊曲折凡三里經萬國咸寧坊稍前有綵坊曰
民和年豐進坊爲蘇州臣民慶祝界坊左鼓亭一路右

有演劇樓臺曰雲中天樂臺春樓結衢歌巷舞四字又
前爲
皇棚綵簾四映周欄爲黃幔三層下繞以朱欄中設
御座座旁大理石屏二後設紅哆囉呢幔金書天保九
如詩棚後闢小軒五楹陳設文玩盤花左右園林小景
曲廊橫亘竟左有松亭曰雲生松棟竟右有栢亭曰翠
栢長春亭外雜植桃李掩映飛動前建大綵坊曰
聖壽同天有聯曰萬年人慶長生節三月天開四海春
坊左右爲燈廊中設慶祝表屏坊前有耆老貢獻土物

百盤坊下綵橋一左右小紅橋二過綵橋路左大綵牆
一座廣四丈綵結大壽字五左右爲抱角燈棚又前路
右有演劇樓臺曰萬國歡聲臺脊樓結民安物阜四字
直臺路左爲耆老接
駕棚前設龍亭御仗旗幟後張百壽黃幔長三丈繡壽
字百圖中
御筵直
皇棚前羽葆翠華照耀雲日臣民皆跪衣冠萬衆魚鱗
相切彌望無際耆老執爵上

萬歲壽
天顏有喜又前過街綵坊一曰四海昇平坊右鼓亭一
自民和年豐坊至此夾道綵廊四百楹花檻燈牆繽紛
浩鬧計長一里半過四海昇平坊爲江南江常等十三
府慶祝界路右有候選候補官員建黃棚一內設
萬壽圖屏金書壽字各體者萬左右鼓亭各一又前路
左爲松江府在籍諸臣及耆民慶祝
皇棚一座左右綵廊直棚路右爲表棚又前夾路綵坊
二左曰六合同春右曰萬年一統又前路右爲演劇綵

臺又前爲小景樓亭亭前爲花籬駭綠紛紅蔓延二十
餘丈又前路左爲十三府慶祝
皇棚中設
御座前陳古鼎蟠桃長生花萬民宴萬民衣左右綵廊
木施陛楯右平左墄高數尺棚前大綵坊曰
天子萬壽有聯曰
皇極建而歲月日時無易
聖德大而祿位名壽並隆棚左右松栢亭各一花架四
外周以綵廊廊外左右鼓亭直坊路右爲表棚棚左右

燈樓各一又前路右演劇臺一又前夾道綵坊二左曰
舜日光華右曰堯天浩蕩徑兩坊間折而東路左有庵
曰百祥自四海昇平坊至此燈廊花檻數百楹紅橋二
十一花樹數百計長一里半百祥庵前有綵坊曰敷天
湛露過坊爲浙江臣民慶祝界坊左有通州坐糧廳慶
祝龍亭設大鼎一龍燭二燭長丈又前有通漕七省旂
丁陳設慶祝龍亭香亭又有一統萬年青亭萬年青草
名高尺餘葉蒨葱可愛四時不彫一名千年運又前有
過街綵坊曰天長地久過坊路右演劇綵臺一又前有

過街綵坊曰皇州春色過坊路右有扮演故事臺演海
上羣仙又前有過街綵坊曰
萬壽同天過坊路左爲
皇棚顔曰太和元氣中設
御座旁引兩廊雜陳古玩廊外左右鼓亭前建綵坊曰
瑞現星樞直坊路右燈棚一棚左右故事臺二左三星
右五老又前有過街坊曰海晏河清過坊路左爲浙江
耆老接
駕棚又前路右故事臺一演瑤池仙樂又前有四角擎

壤亭中設玻璃屏書擊壤頌又前有過街綵坊曰
一人有慶過坊稍折而東路右有廟曰茶棚關帝廟廟
前爲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慶祝經棚棚前有綵坊曰
聖壽齊天左右爲鼓亭直坊路右爲表棚又前路左有
綵坊曰瑞叶青陽過街綵坊曰增耀紫極過坊路左有
演劇綵臺曰萬國謳歌又前香亭一夾道鼓亭二自百
祥庵至此出檻花廊計長一里半由茶棚關帝廟東行
有過街綵坊曰萬福攸同進坊爲福建山東江西河南
廣東廣西六省臣民慶祝界路左爲耆老接

駕棚路右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左木龍亭一亭八角前
柱金龍對蟠鱗爪騰攫飛動中設
御座左右燈廊雙引前關捲棚五楹棚前有大綵坊高
三丈餘木幹綵草流蘇瓔珞藻繡綸連下接於地顏曰
萬壽有聯曰兩地叅天日月岡陵開壽域錫疇斂福鳳
麟河嶽獻貞符匾聯皆銅質洗磨如鏡光閃爍奪目麗
日燭之不可逼視坊下綵獅二尤獰獰亭左右各闢小
園花闌周數畝園窗曲徑杳窱相通牡丹荼蘼丁香桃
李諸名花巔發條豎各建小軒珠燈密布與花柳掩映

爭妍出花開田
萬壽坊前過小橋直坊路右爲表棚棚左右鼓亭各一
又前路右有重樓曰金聲玉振上懸名燈下奏十番清
樂又前松亭一亭下三面周以花闌又前路左有綵坊
曰厚德無疆又前路左八角演劇臺一有聯曰天樂動
南薰彩鳳高臨青玉案瑤池供壽酒彤雲輕護紫霞杯
路右六角演劇臺一又前路左牡丹棚一路右梢亭一
又前路左有燈樓曰光被四表過樓稍折而東地名大
柳樹有古柳樹一株萬絲拂空垂蔭盈畝自萬福攸同

坊至此綵廊數百楹間以荔牆繡錯綺分計長三里過大柳樹有過街綵坊曰風動時雍進坊爲四川陜西山西湖廣貴州雲南六省臣民慶祝界路左五綵重臺一上以綃製羣仙下陳設古玩過臺稍折而南有綵坊曰義軒風景路左有綵坊曰德洋恩溥又前路左栢亭一路右樓亭一又前路左有燈樓曰萬物皆春路右演劇臺一又前路左爲

皇棚棚據高地俯覗平疇澶漫靡迤陛楯鬱律歷級而上三階重軒鏤檻文梍千霄蔽日中設

御座前列粔籹如壽桃者數千棚外大彩坊曰萬邦維
慶有聯曰天申命用休四方來賀皇建其有極萬福攸
同左右鼓亭一直坊綵橋一橋三洞經以綵闌雁翅參
差望之屹然如偃月垂虹蜿蜒數丈觀者訝為神速蓋
木質施以丹繪儼然石梁也棚左右龍旗二竿絕高縹
緲拂霄漢直坊路右十番綵臺一臺前表棚一又前路
左有燈樓曰光華復旦又前有演劇綵臺曰鈞天廣樂
又前夾道綵坊二左曰三台玉燭右曰八表金甌又前
有清音臺曰萬籟和鳴又前有過街綵坊曰華渚神光

出坊有寺曰慈獻自大柳樹至此綵廊數百楹繡栭雲
楣曲折參差長三里過慈獻寺有寺曰隆昌有長蘆衆
僧人於寺前建慶祝
皇棚棚前有綵坊曰萬年景運直坊爲牓棚棚左右鼓
亭一又前路右故事臺一 演木公金母諸仙又前路左
節節高歌臺一又前路右爲小花園園中六角亭一又
前夾道演劇臺二鼓亭二過街綵坊二左曰六龍時御
右曰大地同春又前路左有寺曰廣通有五旂 諸王
建慶祝經壇於內寺前綵坊三中曰德配乾坤左曰壽

同悠久右曰福並升恒稍前過街綵坊左右各一右坊外路為　諸王接駕處並中坊路右牓棚一旛竿五棚後迤右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左有廟曰天仙過天仙廟爲眞武廟有巡捕三營將校建慶祝經壇於內廟前爲龍亭亭中以童子演八仙陳蓬瀛仙樂左右綵坊各一左曰萬年玉歷右曰三祝華封直亭有綵坊曰悠久無疆稍前有庵曰五聖庵旁牓棚一又前路左有演劇綵臺曰萬年歡又前路右有西直門市民建綵坊曰共樂堯天徑南有綵坊

曰

天子萬壽近坊折而東有綵坊曰萬年景福出坊過石橋有過街大綵坊曰普天同慶過坊進西直門有過街大綵坊曰萬國來朝則皆提督九門步軍統領臣隆俄多所建也圖中

大駕鹵簿覽此迤邐夾道直接太平莊進西直門過萬國坊路左樺皮廠衚衕內有廟曰西三官廟有吏戶二部尚書以下諸臣建慶祝經壇於內臨街設龍亭一亭前有綵坊曰天成地平坊左右鼓亭循亭折而前過街

綵坊各一左曰華祝三多右曰嵩呼萬歲路右直兩坊間綵坊一坊後燈樓一樓下爲膀棚棚後旛竿五棚左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右馬香兒衚衕內有廟曰關帝廟有西四旗前鋒統領護軍統領以下諸臣建慶祝經壇於內臨街結綵坊三中曰天人胥慶左曰金闕垂光右曰瑤池獻壽坊前綵結須彌座座上爲萬壽景命亭亭後設金書百壽字圍屏左右堆紗屏各一屏外爲鼓亭亭外周以綵牆凡十有七丈循牆折而前爲過街綵坊二左曰德邁古今右曰道參天地直中

坊路右旁棚一旛竿五棚右有五綵重臺曰祝堯歌舜

臺高六丈廣稱之下演劇上放飛鳥棚後有　皇十四

子結綵坊二又前路右有寺曰崇壽有寧壽宮太監等

建慶祝經壇於內寺前

皇棚一棚外有大綵坊曰慶洽天人坊左右鼓亭循亭

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邇獻長庚右曰天開壽域路

左旁棚一旛竿五又前路左北草廠內有庵曰萬福有

寧壽宮老福金建慶祝經壇于內臨街建

皇棚棚外綵坊三中曰建中錫福左曰雨順風調右曰

日升川至左坊外鼓亭一折而前有過街綵坊曰堯天
舜日右坊外鼓亭一折而前有過街綵坊曰景星慶雲
坊路右牓棚一旛竿五棚左右有綵坊左曰春臺右曰
壽域出堯天舜日坊有放生綵臺曰放鳥雀無算厰內
又有寺曰萬壽有內務府正黃旂包衣叅領以下護軍
以上延慶祝經壇於內臨街建
皇棚一棚外八字綵牆中闌闠門門外綵亭一左右鼓
亭旛竿各一前結大綵坊三中曰允執厥中左曰羣黎
歡慶右曰刈聖鑾臨左右折而前過街綵坊各一左曰

祥洽萬方右曰壽同南極直兩坊間路左牓棚一旛竿七出祥洽萬方坊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左有廟曰東三官廟有大理寺太常寺卿以下諸臣建慶祝經壇於內臨街建八角

萬壽松樓左右松棚各一棚右演劇綵臺一樓前鼓亭二過亭綵坊三中曰萬壽尊親左曰慶集三辰右曰德周八表左右折而前過街綵坊各一左曰七曜騰輝右曰五雲絢綵直兩坊間路右牓棚一旛竿七棚左右松棚各一又前路左有觀曰崇正有正黃旗滿州蒙古漢

軍都統以下建慶祝經壇於內臨街爲經棚棚左右爲
鼓亭前建綵坊三中曰
聖壽無疆左曰慶衍同文右曰光昭大象左右折而前
爲過街綵坊左曰道超九聖右曰德覆萬方直兩坊間
路右牓棚一旛竿五出道超九聖坊過石橋路左演劇
臺一臺左右綵結海山如赤城霞起巑岏可觀又前路
左有寺曰北廣濟寺有禮部刑部國子監光祿寺鴻臚
寺尙書祭酒卿以下諸臣建經棚於內寺外左右鼓亭
一前結綵坊三中曰壽衛天開左曰咸歌舜日右曰同

祝堯天稍前左右過街綵坊二左曰百祿是荷右曰萬
福來同直兩坊間路右牓棚一旛竿五出萬福來同坊
外演劇綵臺一過此爲新街口折而南路右有寺曰祝
壽有兵工二部尚書以下諸臣建慶祝經壇於內寺外
左右鼓亭前結綵坊三中曰文武聖神左曰寶歷宏長
右曰金甌永固左右稍前過街綵坊二左曰
皇仁廣運出坊演劇綵臺一右曰
帝德覃敷直兩坊間路左爲牓棚棚前
上諭龍亭一棚後旛竿五又前路右有寺曰龍泉有都

察院通政司大僕寺順天府六科及大宛二縣五城兵馬司諸臣建慶祝經壇於內寺外左右鼓亭前結綵坊曰日麗星輝坊前大綵坊三中曰天開壽域左曰九龍洽聖右曰口口口口折而前爲過街綵坊左曰瑞靄千門右曰五緯聯光折而前爲過街綵坊曰春明九陌直兩坊開路左牓棚一旛竿五出春明九陌坊路左演劇臺一又前路右有東四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以下建百老獻壽臺額曰南天門臺九級扮百老人各執金壽字層累而上又前路右帽兒衚衕內有廟曰關帝廟又

東四旂前鋒統領護軍統領以下護軍以上建慶祝經
壇於內衙衕口有綵坊曰同登仁壽出街有綵坊曰太
平有象坊前鼓亭二右有綵坊曰金輪現呆左有綵坊
曰寶歷呈祥又左有綵坊曰翠栢長春左右過街綵坊
二左曰乾坤交泰右曰宇宙同春旛竿各二直兩坊間
路右𣑵棚十六楹棚前綵亭二棚後旛竿十四出乾坤
交泰坊路右演劇臺一路左綵坊三中曰集聖大成左
曰大地山呼右曰鈞天雅奏又左有過街綵坊曰日麗
天衢又前路右有寺曰寶禪有九門步軍統領以下將

校建慶祝經壇于內寺前綵坊一曰卿雲五色稍折而
左有綵坊曰寶歷萬年出街大綵坊一曰九州向化坊
前鼓亭二左右過街綵坊各一左曰瑞輯共球右曰祥
開景慶直兩坊間路左搒棚一旛竿五瑞輯共球坊外
路右演劇綵臺一出祥開景慶坊又前路右有寺曰普
慶有內閣翰林院詹事府中書科諸臣建慶祝經壇於
內有綵坊曰
聖人首出寺外爲經棚左右鼓亭棚前綵坊三中曰化
日舒長左曰德煇三五右曰道煥古今過街綵坊二左

曰就日瞻雲右曰參天贊地直兩坊間路北左房棚一旛竿五出參天贊地坊外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右石碑衕衕內有寺曰西方有鑲紅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以下建慶祝經壇於內寺前有綵坊曰萬年鴻祚稍前有綵坊曰南極呈祥出衕衕左右鼓亭前結綵坊三中曰與天齊壽過街綵坊二左曰九天花雨右曰萬國衣冠直兩坊間路左房棚一旛竿五出萬國衣冠坊外路左演劇臺一又前路右有庵曰般若有鑲藍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以下建慶祝經壇於內庵前綵坊一左右鼓亭

前結綵坊三中曰乘乾景運左曰玉歷凝休右曰
皇圖永固左右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
聖德光華右曰
皇仁浩蕩路左兩坊間爲牓棚棚內
萬壽詩屏二棚後旛竿五出
皇仁浩蕩坊路右鐵劇綵臺一又前爲毛家灣路左有
副都統額都母吳蘇氏接
駕龍亭一又前爲街心觀音庵有大市街北小民建慶
祝經壇於內庵外經棚一旛竿二又前路右有廟曰眞

武有正紅旂滿洲蒙古漢軍都統以下建慶祝經壇於
內廟前綵坊三中曰壽域巍峩左曰萬年永命右曰九
德當陽坊前綵門一左右爲綵牆牆左右爲鼓亭循鼓
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四海騰歡右曰六符御極
路左面北演劇臺一臺以五色繒帛結爲流蘇網戶當
目輒傚小鏡燦若千星亦奇觀也又前路右有廟曰雙
關帝廟有直省督撫提鎭率所屬來京諸臣建慶祝經
壇於內廟前彩坊曰萬方仁壽坊前設鼓亭旛竿左右
爲綵牆近牆綵坊一綵亭二左右過街綵坊二左曰河

山永固右曰雲日增輝直兩坊間路左爲牓棚棚後旛
竿五出雲日增輝坊路右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左有寺
曰栴檀有　莊親王建慶祝經壇於內臨街爲
皇棚棚外綵坊三中曰雲開兜率左曰花連上苑右曰
樂應中和坊左右鼓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天衢
耀彩右曰　　蒼路呼嵩直兩坊間路左爲牓棚棚後旛
竿五左右綵坊二左曰聖德凝圖右曰鴻庥協極出天
衢耀彩坊路左演劇綵臺一又前爲四牌樓圖中旂手
衛樂器自此陳設直至西安門四牌樓經南市民夾道

爲燈廊百餘楹有過街綵坊曰慶洽無疆竟南頭有坊曰恩光普被近坊折而東有過街綵坊曰如日之升圓中陳設園籞始此巨象神駒與

御輦間列望之如山嶽如雲霞然又前過街綵坊曰物被仁風過坊路左有廟曰關帝廟有西安門外小民建慶祝經壇於內廟前有綵坊曰九州同慶値坊路右有綵坊曰萬靈效順又前爲　皇城西安門進西安門路左西十庫口內有上三旂三十家包衣人目天王殿舊址建寺唪經慶祝

萬壽奉
勑賜名慈雲寺前夾道新植松栢百餘株臨街爲綵坊
曰福祿來同坊左右鼓亭亭外濟貧錢棚循棚折而前
過街綵坊二左曰八方壽域右曰一氣鴻鈞直兩坊間
路右爲演劇綵臺臺左爲濟貧餅棚右爲牓棚棚後旛
竿六出一氣鴻鈞坊路左有包衣婦女千百人於此接
駕又前有包衣三旂廣儲司人員慶祝綵坊曰卜年兆
億左右鼓亭一循鼓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乘六
御乾右曰兼三出震右綵坊內路左演劇綵臺一出左

坊稍前路左有內務府官學教習及官學生慶祝綵坊曰五福陳疇左右鼓亭循亭折而前爲過街綵坊左曰大德曰生右曰至誠無息直兩坊間路右爲牓棚棚後旛竿三出大德曰生坊稍前路左有古北口大糧莊頭等建演劇綵臺一左右爲過街綵坊左曰人壽年豐右曰時和世泰出人壽年豐坊稍前路左有二月分新選諸臣建慶祝

皇棚棚爲六角飾以五綵左右六角鼓亭前結大綵坊曰太平景象過街綵坊二左曰億萬斯年右曰愛天之

祐直兩坊間路右牓棚一旛竿五出億萬斯年坊又前爲金鼇玉蝀橋過橋由團殿後折而北登堆雲積翠橋望隔河西北有寺曰栴檀有上三旂內大臣延喇嘛千衆建慶祝經壇於內梵聲殷地旛影拂空縹緲隱現間過橋有寺曰白塔有上三旂包衣佐領等建慶祝經壇於內壇前有大綵坊曰健配天行坊外左右鼓亭由堆雲坊北折而東路左爲經棚棚左右爲燈棚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瑞叶斗樞右曰光流華渚直兩坊間路右爲演劇綵臺出瑞叶斗樞坊稍折而北路右有太監

等設接
儁龍牌儀仗又前有過街綵坊曰菁葱佳氣過坊路右有演劇綵臺遥望西岸關殿東有鑲黃正白二旂包衣護軍叅領以下將校演劇綵臺若相應和焉又前過石橋進雪池紅門夾道燈廊數百楹半道左右鼓亭各一又前有過街綵坊曰誕膺多福過坊夾道綵坊二左曰翠篠凝庥右曰紫苞肇泰又前僧道經棚各一夾道綵牆直接景山南瞻　禁城雙闕聳出霄漢北顧五龍亭波光森動周遭繡幕相連笙歌互起金石千聲雲霞萬

色蓋莫能殫述焉是時　京城內外金碧相輝錦綺相錯華燈寶燭霏霧氤氳彌漫周匝其　輦路所經既已繪圖系之以記至於　翠華未歷之境慶祝同心幾無隙地若海淀則有上清正一嗣教真人張繼宗建金籙醮壇於永寧觀翰林院編修高輿率領浙江耆老三百餘人建千佛道場於萬壽寺地安門外則有　養心殿武英殿　御書處景山玻璃廠各監造諸臣建經壇於樂王廟正陽門內則有太醫院諸臣外城則有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以下諸臣行人司司正以下諸臣各

建經壇於衙門內候補候選諸臣三百九十二員建經壇於仁威長壽觀正陽門外士民商賈萬餘人建經壇於珠市口郊畿則有兩淮商人集黃山僧衆建經壇於西頂廣仁宮莫不樹坊立木張樂然燈寶樹層樓成於俄頃宮牆綺陌忽改常觀至於溢巷闐街肩摩轂擊琳宮梵宇繙瓊籤貝葉之篇火樹銀花放鐵鎖星橋之禁周遭百里延歷數旬萬戶千門繁絲脆竹深坊小巷繡閣珠簾雖游騎輕車莫能窮際誠非丹青所及詳毫翰所勝載矣謹按乾隆五十四年

高宗純皇帝八旬延慶亦有
盛典之刊猗與休哉兩朝
聖人祖武孫謀實爲千古帝王所未有也

王大令進書訣表

孫氏續古文苑載大令進書訣表云臣獻之頓首言臣年二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經一周形勢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一餐無以答其意臣於是面

上作一夜字令便市賃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
遂讓千金所有書訣謹別錄投進伏乞機務燕閒留神
披覽不勝萬幸臣昆獻之頓首乃從墨池編中錄入也按
飛鳥授書跡涉怪誕即題面之字價値千金尤覺夸大
此何等語而登之奏牘耶宣和書譜只載太令遊名山
間有授其書五百七十九字而不言飛鳥亦不載爲沉
光義書題面上作一夜字事明張天如輯大令詩文亦
無此表天如謂大令簡帖頗多僞筆然則書訣表亦後
人僞作歟

望溪文阮亭詩

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袁隨園老人論詩絕句也朱心池大令贈袁云靈皐健筆漁洋句才力輸公尙十分先世父蓮舫公題袁集云望溪文字漁洋句果否先生勝一籌朱詩太直不若世父之婉言有味

珠搭當

錢象祖嘗獻珠搭當於韓侂胄迨其致仕詞臣草詔封爲珍國公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按風俗通耳珠曰璫李義山詩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珠搭當

蓋即玉瑞也

書用外國銀兩事

咸豐間長白恒祺公爲粵海關監督時值粵氛正熾需用浩繁商人伍崇曜有借用美國銀兩之舉事平未籌給同治初美國繕遞總理衙門照會索還原欵余以天朝之待外國首重誠信此項既歸官用自應由官給還請於堂官一面奏聞一面分咨戶部暨廣東督撫妥爲籌畫順德羅椒生師方領司農具疏密陳持論極正第事本在官未便推

脫爲外人口實故所陳僅奉
旨抄交該衙門查核而已庚午粵闈中凉秋公暇與李
星衢中丞道及中丞亦頗以余論爲然并云乾隆丁酉
奉有
諭旨一道曾託院幕友人抄稿存匣中實爲今日所當
法守出闈後余向中丞索取稿本謹錄於此乾隆四十
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刑部奏駁李質穎咨稱革監倪宏文賒欠暎咭唎
國夷商嘛等貨銀萬餘兩無還問擬杖責未協議將倪

宏文改擬杖流監追一案已依議行並明降諭旨將李
侍堯申飭李質穎交部察議令將倪宏文查產變抵仍
勒限一年監追再照部議發遣如該犯限滿不完即令
該管督撫司道及承辦此案之府州縣官於養廉內照
數攤出并傳旨賞給該夷商收領歸國以示體恤矣
此等夷商估舶冒越重洋本因覓利而至自應與之公
平交易使其捆載而歸方得中華大體若遇內地奸民
設局賒騙致令貨本兩虧尤當如法訊究乃李質穎僅
將該犯擬以薄懲而欠項則聽其自行清結所謂有斷

無追竟令外洋孤客負屈無伸豈封疆大臣懲惡綏遐
之道幸而刑部奏駮朕始得知其詳爲之更正若部臣
亦依樣葫蘆照覆其錯謬尚可問乎中國撫馭遠人全
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經若平時視之如
草芥任聽地棍欺凌而有事賠償又復袒護民人不爲
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訴徒令蓄怨於心歸而傳語島
夷豈不輕視督撫鄙而笑之且或虞粵商奸惡至呼籲
仍復成空將來皆裹足不前洋船稀至又復成何事體
且朕此番處置非祇爲此事蓋有深慮漢唐宋明之末

季多昧於柔遠之經甯其弱而不振則忽而虐侮之及其強而有事則又畏懼而調停之姑息因循卒致釀成大釁而不可救宋之敗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爲殷鑒也方今國家全盛諸屬國震懾威稜自不敢稍生異志然思患預防不可不早杜其漸暎咭唎夷商一事該督皆以爲錢債細故輕心掉之而不知其關係甚大所謂涓涓不息將成江河者也朕統御中外一視同仁如內扎薩克諸藩恭順誠服其輩行本小朕皆撫若兒孫每至必歡欣踴躍與舊滿洲蒙古之執役無異而

新附之準夷回部年班來者朕亦必聯之以情待之以禮厚其餼賚而遣之衆亦莫不懷德戴恩幾與內扎薩克相等皆內外臣工所共知者即如伊犂與哈薩克易馬一節辦理亦須妥善或哈薩克所驅至者本不皆善馬原不妨如法擇而取之若既是可用之馬即當按其所值與之市易始能經久無弊設或所給緞疋輕薄暗減其價致所得不償所售哈薩克貿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裏口即不言而心豈能允服即違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無所底止朕每以此廑懷該伊犂將軍

不可不實力妥辦以裕永遠之規若聽其日趨日下而不知返朕一有所聞惟該將軍是問恐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東洋西洋諸國凡沿邊沿海等省分夷商貿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該將軍督撫等並當體朕此意實心籌辦遇有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諸省亦當推廣此意妥行若仍視爲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經發覺或經朕訪聞及爲言官糾劾必將該將軍督撫重治其罪不能似此案之僅予議處也將軍督撫皆朕委任之人惟

當善體朕意毋怠毋違自可寓久安長治之計即我世
世子孫敬體朕訓守而勿失億萬年無疆之慶詎不在
是耶此旨著傳諭各將軍督撫一體遵照並著入於交
代令各後任永遠遵行勿稍玩忽并另錄一分交上書
房俾皆恪循罔懈欽此恭繹
天語知
聖人用心周密得長駕遠馭之方非庸愚所能管窺蠡
測也余從事洋務有年遇事稟承堂官毋擬一奏疏一
公牘惴惴焉惟恐稍失其平不知者或以措置太弱論

事過瑣諳之然而臣之心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

烹魚雅趣

邵闇谷太守夫人善烹鱘鰉魚頭張瘦銅中翰與趙雲松觀察半夜買魚排闥喧呼太守夫婦已寢聞聲出視不得已屬夫人起而治庖魚熟命酒東方明矣三人爲之笑樂中翰有句云昔年邵七同街住半夜打門索煮魚想見前輩風流灑脫道光間徐稼生庶子與張星白侍郎同年至好一日庶子飲侍郎齋中大醉逕趨內室適侍郎夫人在玻璃牕下倦繡庶子隔窗戲謔夫人大

怒呼輿至庶子宅立將庶子姬人攜歸且告徐曰此非汝妾乃張星白之妾矣迨夜深仍不放歸徐姬人眼雨首蓬幾至構衅同人力為排解乃罷凡戲無益此則不如閨谷夫人烹魚雅趣也

蒙求

蒙求集註據　四庫全書提要定為晉李瀚著宋徐子光補註頗便初學明蕭漢冲良有　仿其意作龍文鞭影龍眠楊古度比部　復為增訂近番禺李子良暉吉　徐蘭畦毛懺　又同輯二集上下卷較蒙求更精不特為童穉之

課程亦足資文人之獺祭矣

五鬼

宋眞宗時五鬼媚上橫行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也其後黨禍興劉摰之論程頤歐陽棐畢仲遊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爲五鬼將以程歐陽諸公等於王丁輩耶摰之乃司馬公門生抑知文正曾薦伊川否

倭文端公

蒙古倭文端公倭仁道光辛巳與先叔祖勉亭公廷

先叔父鐵君公（諧）同舉鄉試巳丑復與鐵君公同成進士入詞館故交誼最篤鐵君公嘗集諸同年於京邸殿撰李海初先生（振鈞）性通脫不拘小節公則踐履篤實不妄發一語鐵君公戲之曰今日之宴可謂風流才子理學名臣并萃於吾榜矣公入閣後濬師官侍讀侍公獨久請於公不循作家子例照閣中師生稱謂公笑而許之（公長子福咸又與濬師己酉同年）當公之侍學

弘德殿也春冬日必未刻夏秋日必午刻乃散內閣公事率俟公散值後在　景運門外朝房呈閱遇有撰擬

文字會議奏疏及派審案件公擱管商酌雖嚴寒酷暑
不稍倦一日公事畢問濬師曰外間頗有目我爲迂者
汝意云何濬師不敢對再問之濬師曰公宗宋儒某又
公門下士也愚見揣之惟朱光庭輩能知程明道之非
迂惟呂陶輩能知蘇東坡之非迂范景仁之學術司馬
君實之政事與地則皆然耳公默然首肯出語吳霍山
侍郎方某見解甚透未可以書生待之丁卯京察濬師
列一等周商城相國顧而謂曰倭艮峯以足下不愧方
面之選矣竊念濬師性情與公似不甚同而公之揄揚

如此良可感也公見人極謙謹商城與公有通家之誼大學士行走班次公在商城前而晏見必讓商城居上嘗公選玉牒館校對等官公至朝房又與商城讓商城笑推之曰二哥你又同我讓了此何地耶公乃就坐賈黃縣師相以足疾行最緩公與黃縣入 朝必隨其後無踰越從不失尺寸云公佩帶之物率銅質硝石無貴重品朝珠一串價不過數千冬夏均不更換袍惟用藍絕不用襍樣花色一生爽素至無餘資乘轎羅順德侚青轎歎爲操守第一人戊辰潛師外擢灝行餞公於邸

且乞訓言公曰汝無他心直口快亦君子之一病昨汝屬老夫書楹聯已加墨手持以示閣之乃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十六字濬師拜而授之願終身記公之誨焉今者公往矣濬師學不加進又奉職無狀徒抱茲孤直之衷恐不克副公期許也噫

尚書疏證中論狀元

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六卷中一條云有杭州人至局中（時設局洞庭東山纂輯一統志）首問余曰聞新志人物項别立一狀元項有是事否余笑曰俗不至此越兩月偶閱昇泰間

陳循撰寰宇通志果有狀元一項傳誦以此語局中諸公曰狀元三年一人何啻車載循當日曷不立狀元兼宰相者一項以自位置不尤夸乎所謂姚淶楊維聰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今世豈復有道著耶姜西溟曰此說見錢氏列朝詩集誣罔之甚某親遇姚氏後人授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曲盡嚮往之志揄揚之詞其知衡山也深矣烏得有相輕語亟呼僕取我篋衍此序來既至余讀其首幅云自唐承隋後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

幸而有獨行之士出其時如唐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云云指曰新唐書卓行傳元德秀少舉進士擢第司空圖咸通末進士豈不從科第者耶有明狀元乃不讀新唐書胡朏明從旁贊曰惟不讀新唐書方中狀元若讀新唐書狀元中不得矣闔堂大笑儕師按此一則直是罵狀元罵明山文集并罵姜西溟耳於何書古文有何疏證有何干涉令人不直一噱序引元魯山司空表聖不過謂此二人雖得科第而猶爲獨行之士即陸魯望亦何嘗不應進士科而未第者以此當考據且譏其不讀新唐書豈非迂謬

相如四壁

司馬相如以訾爲郎師古註曰以家財多得拜爲郎也病免遊梁歸而家貧不過宦游後家漸清貧不如前之多財耳觀其赴卓王孫之召亦復車騎雍容閒雅甚都何至與文君歸成都竟家徒四壁立耶即曰家貧四壁更無貲産不知其從人車騎作何安置及其再至臨邛賣車騎買酒舍自着犢鼻褌與傭保雜作稍知自愛者不爲而謂長卿爲之乎此與顏子在陋巷簞食瓢飲而有負郭五十畝田同一謊語吾於此等處不能無惑

明堂

解明堂者衆矣或曰九室或曰五室或辨其戸若干牖若干上如何圓下如何方東西南北如何殊位太廟世室如何同異自漢迄今紛如聚訟講考據者矜其淵博作時文者奉爲秘本究竟古人不曾留下圖樣當日建造之工匠又不曾以其建法貽之子孫身未親歷其地目未親見其制而於數千年後憑其臆斷曰我之說實确切不易焉是何異瞽者謂與離朱同眼而不知已之不能視也林鄉溪學博三禮通釋敘明堂始末至數千

百言獨推阮元明堂圖說江藩明堂議爲碻得古人規制余讀孟子明堂章果周天子明堂耶諸侯安得居天子明堂國人請毀獨孟子對以欲行王政則勿毀是將啓齊宣行天子之政矣果諸侯不應有明堂耶齊本侯國擅建明堂國人請毀獨孟子對以欲行王政則勿毀是不特啓齊宣行天子之政直將使齊宣居天子之位矣孟子大賢何至出此趙岐註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處齊侵地得而有之蓋泥於諸侯不應有明堂齊之明堂必是侵周地而有朱子集註引趙說

添入漢時遺址尚在六字又泥于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憑意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齊宣之可毀不可毀應以諸侯當有明堂不當有明堂爲斷齊之明堂魯之明堂也孟子所對指諸侯而言非指天子而言也其義吾徵諸禮矣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禮儀朝諸侯此言最當主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註天子周公也則謂周公攝政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公雖居攝臣也成王雖幼君也故建明堂之儀而使成王負斧依南鄉而立所以尊天子也若云周公以天子自居豈不謬甚七年致政成王以公勳勞封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太廟如

天子之明堂而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文武之廟世室者不毀之名是故魯王禮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有之豈僅明堂一事哉王石梁云明堂位多誣尤謬田氏其先田常割安平以東至琅玡自爲封邑巳大於平公所食及爲諸侯齊疆日闢楚宋魏趙諸地悉爲鄰壤魯地盡入于齊魯之明堂遂爲齊有觀宣王擊魏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其勢頗張明堂一間夸大可知故孟子對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呂氏謂王者不專指天子凡諸侯能行王政

者便是極有見地欲行王政明明告以善行諸侯之政大善行諸侯之政孰有如魯之先公乎魯先君周公相王室有勳勞於天下得備王禮立明堂今者歸於齊國王誠居魯之明堂思周公之善政則必曉然於不行王政雖毀無益苟行王政雖勿毀無傷矣文王治岐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就諸侯布政出令一一透發見得行王政在此勵臣節亦在此正假明堂一問隱抑其急功好利之心左傳文公二年彭衙之役狼瞫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正與孟子所言事異而義同未可以杜預

之註爲然也考據家不知命義所在嘵嘵不休徒爭論於屋宇之方位尺寸之廣狹嗚乎何舉世之多工匠哉至楊氏謂孟子之對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則又迂儒腐論無足道矣

附錄李愜垣同年書

閱大著謂孟子之言明堂當指諸侯不屬天子其言創獲有關世道今爲詳考地理以復左右拔論語閔子對使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註云如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是齊魯以汶爲界也考今圖

經汶水出山東泰安府萊蕪縣西流右合泮河折而
南新泰縣之水從東來合而西南流經汶上縣西北
又南入於運河而春秋時汶自入濟水經註汶水所
經出自萊蕪縣原山西南流逕嬴縣奉高右合北汶
逕徂徠山博縣龍鄉亭亭山鉅平至魯國汶陽縣逕
蛇丘剛縣至東平章縣桃鄉壽張至安民亭入於濟
大抵今泰安以東逾汶即爲齊而泰安之西汶陽仍
爲魯地故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毛傳以爲魯
境所至孔疏則云泰山在齊魯之界故云所詹是泰

山之東北爲齊西南爲魯今之萊蕪泰安甯陽肥城東平汶上皆魯境也史記封禪書云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此郎註所云漢時遺址尚在者此泰山之址地屬奉高爲今泰安縣正屬魯地其後得濟南人公玉帶明堂圖合奉高作明堂汶上漢書亦云二年秋作明堂於泰山下此特漢之明堂耳又程春海國策地名考戰國之齊南至徐泗隣楚西南至曹縣隣宋西至陽武隣

魏東北至天津隣燕北至任邱隣趙疆土日闢已全
舉魯地蓋楚雖滅魯而地入於齊故明堂亦在其境
竊疑明堂本周初東巡之所昭王以後久廢不治齊
自惠公得請於朝用天子禮樂追周公所自出上祀
文王既於境內建爲周廟又見詩有宗祀之文仰巡
守明堂稍復故觀以祀文王而配上帝與許田爲周
公祊同其夸大此固事理所有也齊既并魯文王之
祀廢堂亦虛懸故人以爲可毁孟子告以法文王皆
據事跡爲言不同臆說不然齊方據十二之雄西向

思湜而故導以問鼎興甲之舉如梁武之襄陽神堯之汾晉啟篡弒而勸戰伐豈復成孟子語哉若夫巡守必有明堂說不可廢幸為詳論以定折衷可耳

記田督事

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由福建長樂縣縣丞歷官巡撫總督雍正元年以內閣侍讀學士告祭華嶽回京時面奏山西荒歉情形直言無隱

命赴山西賑濟平定等四州縣卽授山西藩司旋調河南久之特授河南山東總督

眷遇之厚同時疆吏罕有其比及卒
賜諡端肅於河南省城建立專祠并准入祀豫省賢良
祠文鏡在豫治吏嚴一疏參劾輒十數員臨川李紱方
爲直隸總督過河南見文鏡一揖未畢即厲聲問曰公
身任封疆有心蹂踐讀書人何耶文鏡即密以紱語奏
紱入
覲亦首劾文鏡負國殃民又連疏糾劾文鏡復劾紱乖
張數事下紱於司敗議斬兩次決囚
上命縛紱詣菜市口刀置於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

紱奏臣愚雖死實不知田文鏡好處也乾隆五年河南巡撫雅爾圖奏文鏡在豫百姓至今怨恨豫省賢良祠不應刻入奉

上諭此等事何須亟亟爲之若行撤去豈不有悖於

前旨乎使田文鏡尚在朕不難去之罪之今已沒矣在祠與不在祠何礙於事况今日之在祠將來應撤者正不知其幾何也何必亟亟於一田文鏡若出於識見之迂尚可若出於逢迎與彼不合之人之意則朕所望於汝者又成虛矣朕觀雅爾圖此奏並不從田文鏡起見

伊見朕降旨令李衛入賢良祠其意以為李衛與大學
士鄂爾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鏡之應撤以見李衛之
不應入耳當日王士俊請將田文鏡入賢良祠係奉
皇考諭旨允行者今若又將撤出是翻從前之案矣試
思田文鏡留於祠中於國計民生有何關係而此時必
欲行此翻案之事乎又如前日查克旦奏請弘瞻迎養
嫡母一事弘瞻係獲重罪之人朕所以給與紅帶子者
誠恐日久之後漫無分別多有未便乃事之不得不如
此辦理者至於迎養伊母之奏朕若允行在伊一家自

必感激朕恩然以今日之迎養爲恩必以從前之治罪
爲怨似此市恩翻案之舉朕必不爲也當日鄂爾泰田
文鏡李衛皆督撫中爲
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田文鏡不及李衛李衛又不及
鄂爾泰而彼時三人素不相合亦衆所共知從前蔣炳
條陳直隸裁兵一事又有人條奏直隸總督應改爲巡
撫者外間皆以爲出于鄂爾泰之意前日李衛之子李
星垣初到京師即具摺奏稱伊父李衛平日孤身獨立
恐不合之人欲圖報復朕命訥親嚴行申飭云汝不過

一武職小臣即有與汝父不合之人欲圖報復者朕乾綱獨攬洞察無遺誰能施其報復之私心汝係新進之人即存此念甚屬糊塗將來豈能上進李星垣陳奏時雖未明言朕即知其指大學士鄂爾泰也從來臣工之獘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

皇考簡用之大臣爲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即侍郎尚書中亦所不免即如李衛身後無

一人奏請入賢良祠者惟孫嘉淦素與鄂爾泰張廷玉不合故能直攄己意如此陳奏耳朕臨御以來用人之權從不旁落試問數年中因二臣之薦而用者爲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爲何人即如今日進見之楊超曾田懋皆朕親加簡拔用至今職亦何嘗有人在朕前保薦之乎若如衆人揣摩之見則以二臣爲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爲何如主乎但人情好爲揣摩而返躬亦當慎密即如忒古爾德爾因派出坐臺託故不往朕加以處分又刑部承審岸起潛一案擬罪

其週時鄂爾泰曾為密奏後朕降旨從寬而外間即知
為鄂爾泰所奏若非鄂爾泰漏泄於人人何由知之是
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嗣後言語之間當謹
之又諾又額駙策令到京曾奏武古爾德爾年老請令
回京又法敏富德常安輩策令亦曾在朕前獎以好語
又謂富德宜補隨即侍讀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
伊如此陳奏也今鄂爾泰奏辯並未向伊言之夫向伊
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
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額駙且然何况他人鄂爾泰

亦能當此語乎朕於大臣視同一體不但欲其保全始
終且於疑似之際亦每爲留意以杜外人之議論卽如
前日刑部侍郎缺員朕原欲批用張照因彼時鄂爾泰
未曾入直而張廷玉在內朕恐人疑爲張廷玉薦引是
以另用楊嗣璟又如勵宗萬人不安靜鑽營生事朕因
其小有才具尙可驅策令其在武英殿行走亦足滿其
分量矣而外人以爲張廷玉所劾不得起用其實當日
勵宗萬保舉受賄一節果親王曾經奏聞並非出於張
廷玉也朕之用舍悉秉至公朕之繼述期於至當若謂

皇考當日所用之人不應罷黜當日所退之人不應登
進如大學士鄂爾泰豈非告退閒居而朕特用之大臣
乎又如前日吏部爲恒德襲職事具摺請旨朕因摺內
奏稱雖與銷減之例相符而與奉有特旨多頗羅之案
似同一例等語恒德係訥親一族不應如此措辭朕不
准行且面加訓諭鄂爾泰張廷玉乃
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衆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
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
所以陷害之也朕是以將前後情節徹底宣示深欲保

全之二臣更當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欽此按

純皇帝諭旨國史館於文鏡列傳中僅摘敘數語今謹全錄之仰見

聖心措置周備不特於文鏡一身曲示成全卽鄂張二公當日所以成全之者亦深且切也

明遼王取外舍兒事

明張太岳王承奉傳云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

敬皇帝爲奉御侍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毅皇帝時陞

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逋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儕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游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痿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

見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即具所生母姓名及産媼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承奉曰王妾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奏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邪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脇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爲病耶事成而後有主而富貴可長保獨柰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願此事涉欺罔法例嚴

甚王子非眞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命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紿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旣見欺無可奈何繫以首撞壁大呌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卽閉戶自經繩欲絕會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閹語及孝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

養士何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所隸亦莫不有大臣
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為利回不為威惕雖壯
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筦樞密如近時輿安懷
恩誼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
奉藎弘治間入潛師拔明史遼莊王名致格嘉靖十六
年薨子憲㸅嗣以奉道為世宗所寵賜號清微忠教眞
人予金印隆慶初先以不法事奪眞人號及印旋以巡
按部光先劾其大罪十三命刑部侍郎洪朝選往勘副
使施篤臣詐稱王反狀朝選實王罪不言王反大學士

張居正家荊州與憲𤊹有隙屬巡撫勞堪羅織之後居正死憲𤊹訟冤籍居正家并無取外舍兒內宮中事或居正以宿憾誣之歟存以俟考

西藏

西藏在四川雲南徼外東西六千四百餘里南北六千五百餘里東至四川界東南至雲南界西至大沙海北至青海界至京師一萬四千餘里其地有四曰衛所屬諸城自拉薩至益多共三十一城曰藏所屬諸城自札什倫博至埒阿木淩共十九城東境曰喀木所屬諸城自達爾至努布爾共十城西境曰阿里所屬諸城自布朗達克喀爾至畢底共十

城二統計所轄七十二城魏源所記六十九城誤衛與喀木皆屬達賴喇嘛藏與阿里皆屬班禪喇嘛別設駐藏大臣鎮撫之凡封爵承襲及入貢事宜隸於理藩院置互市於四川打箭爐貢道由打箭爐分為二班凡喇嘛道行最高者曰胡土克圖轉世者曰呼畢爾罕其秩之貴者曰國師曰禪師次曰札薩克大喇嘛曰札薩克喇嘛又次曰大喇嘛曰副喇嘛自札薩克喇嘛以上皆頒給印信其徒之分處喀爾喀即內札薩克部落者皆為蒙古所尊奉仍遙屬於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餘見

皇清文獻通考姚惜抱筆記所載前後藏道里遠近甚詳魏氏源綏撫西藏兩記及西藏後記多未採入今并錄之以資掌故姚記云中國至西藏有南北二道北道自甘肅西寧出口西南行由青海至前藏四千一百餘里南道自成都西九百二十里至打箭爐出口西六百八十里至裏塘西五百餘里至巴塘西千四百里至察木多四千五百里至拉里西千里至札什城札什城者前藏也南道別一途自打箭爐稍北行由草地至察木多由察木多復稍北又由草地亦至札什城其路近於

裏塘拉里之路然與北道皆寒苦尤甚故行者由南道裏塘爲多昔漢欲求大夏四道並出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計今通藏之南道漢氐筰所閉道也自札什城南行九百里至札什倫布所謂後藏也自札什倫布又南行則至怒江接雲南域外西夷之境自前後藏東至裏塘司其地者皆以僧與民長雜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者曰達賴喇嘛在後藏者曰班禪喇嘛此其尤尊者呼曰胡土克圖胡土克圖者師也其弟子曰班弟班弟所任職曰倉儲巴者主其財任其煩事其分居他

部為喇嘛之長曰堪布而民長曰碟巴又有堪布兼碟巴者蓋西夷所欲惟僧也喇嘛者皆於佛法修夙命通死而知所往生之所然亦間有死而失其通者其班弟輒諱之迎民間子擇其慧者一人以謂卽其先師曰先師受生數十餘世矣而猶一人也其寺宇極華盛然禁婦女入甚嚴胡士克圖出則班弟驅少婦不使見盖恐其心亂而失道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壽七十班禪自後藏來覲爲祝

上禮敬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責甚厲以謂

入中國見繁麗盛美非其宜也班班禪聞而伏首愧服之甚未幾果死於京師不能言所往生其後後藏猶立所謂班禪者而實迎異人子當之而已

蕉軒隨錄卷十終